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雨逼反樸音沈又符卜反

芄芃棫樸薪

之槩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桺也樸桺木也槩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興

箋云白桺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芃薄紅反樸音酉字亦作

槩弋九反云積木燒也桺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召反

濟濟辟王左右

趣之

趣趨也箋云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

○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

疏

芃芃至趣之○毛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而叢生也我農

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眾多也我國家得徵而取之又

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

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之械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傳芃芃至蕃興。○正義曰芃芃是械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旣以爲薪則當積聚樵在薪下故知樵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箋白桝至燎之。○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祭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迨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樵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樵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樵之與大宗伯樵燎文

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禋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禋之者彼云禋祀實柴禋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礼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禋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礼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卽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摠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禋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觀礼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

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經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爲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譽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祀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禋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禋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禋燎箋義爲長。傳趣趨。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趨。箋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濟濟辟王左文王也文承上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右奉璋

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璋音章瓚在但反字或

作贊裸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峨峨盛壯也髦俊也箋古亂反

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疏

濟濟至攸宜。毛以爲文。

峨本又作俄五歌反髦音毛。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爲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取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奉璋亞裸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箋璋璋至璋瓚。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礼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爲然故云祭祀之礼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卽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天宮內宰職云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
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
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
祀贊裸將之事注云文從太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裸小宰
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
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裸事祭宗廟
也箋直言祭祀之礼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
之祭云孝子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
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慤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
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礼儀敬且和
是有儀矣○傳峨峨至髦俊○正義曰以峨峨是容儀之貌
故言盛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
璋爲祭合於爾雅毛不爲祭蓋以行礼貌同於祭髦俊釋言
文○箋士卿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裸是
宗伯之卿故○**淠彼淠舟烝徒楫之**○淠舟行貌楫櫂也
言卿士也○**淠彼淠舟烝徒楫之**○淠云烝衆也淠淠
然淠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舩人以楫櫂之故也興
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淠匹世反沈孚計反淠音經烝之
承反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郭注云楫
橈頭索也所以縣櫂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

撥水曰權又謂之楫權直教反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及與

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疏

謂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湍湍然順流而行者是湍水之舟楫此舟楫所以得順流

而行者乃由眾徒船人以楫權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

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為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湍舟行貌楫權。正

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楫或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之。箋烝眾至政令。正

義曰烝眾釋詁文湍湍為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為眾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

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

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夏官序文礼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

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故也若如周礼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

爲梁祿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
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
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
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
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
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
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
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
六師謂六軍之師摠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
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
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
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
云郤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
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
當是所注者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箋云

未及改之耳

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

子爲法度于天下○倬陟角反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
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知新作人也

疏

箋周王至作人。○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

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

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

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

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礼義

然後施之万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

可樂也○追對回反注同琢陟角反注同彫都挑反相如字

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延反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王也以罔譬喻為政張之疏追琢至四方○毛以為上言

為綱理之為紀○罔音古文王之表章此又說其有文

章之事言治寶物為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

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修飾其道以為聖教

者出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修飾以成美言文

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

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

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鄭以為申上政教可

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
研精此政教合於礼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
王之寶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甚餘同○傳
追彫至相質○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卽此
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
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
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尚稱彫
明金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
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
玉矣○箋周礼至可樂○正義曰周礼追師掌追衡筭天官
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爲之唯祭服
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是衡筭俱首服也以玉爲之而職
曰追師故知追爲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
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
稱今言万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爲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
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
好樂之如觀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
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
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我王至爲
紀○正義曰以我王之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

王也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綱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人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棧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

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旱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

疏

旱麓六章

章四句至于千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王季得祿之事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摠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

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之業
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
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
文見其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
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
已得周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于祿焉
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千
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
祐是申以百福于祿之事也祿言文王之興本山大王而經
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
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
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
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爲子瞻彼旱麓榛桔濟濟山
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瞻彼旱麓榛桔濟濟山
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
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榛
側巾反字林云木叢又仕人反楷音戶草木䟽云楷木莖似
荆而赤其葉如著上黨人篋以爲筥箱又屈以爲釵也樂音
洛下同被豈弟君子千祿豈弟山藪殖故君子得

皮僞反○

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千求也言陰陽和

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
故其祿亦得樂易。豈弟本亦作體又作凱苦亥反弟亦
作悌徒礼反一音待豈樂也弟易也。疏瞻彼至豈弟。毛以
也後豈弟皆同易以或反下同。爲視彼周國旱山之
麓其上則有榛楮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
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
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
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傳旱山至衆多
。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知旱爲山名知麓是山
足者以周礼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
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
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楮爲木之貌故爲衆多周語韋昭
注云榛比栗而大楮木名陸機云楮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
上黨人織以爲牛管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
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楮。
箋旱山名至被其君德教。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
德能養民故爲樂易故以此爲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
。傳干求至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
乃云夫旱麓之榛楮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

子將陰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彼韋
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樗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
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
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
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
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
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
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
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
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
也○瑟彼玉璫黃流在中玉璫圭璫也黃金所以飾流
璫箋云瑟繫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璫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
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
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璫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
所以為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秬音巨黑黍也鬯敕亮反以
黑黍米搗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酒其氣
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字或作杓○豈弟君子

福祿攸降

箋云攸所降下也○降如字又戶江反注同○

疏

瑟彼至攸降○毛以為上言大王王

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以有功德之
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王之瓚而以黃
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
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
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卽是福祿下也○鄭以黃
流謂鬯酒爲異餘同○傳玉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
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
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
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
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
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
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
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
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
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
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
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
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箋瑟絜至此賜○正義曰
以瑟爲王之狀故云絜鮮貌說文云瑟者王英華相帶如瑟
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

隨之故知黃流卽秬鬯也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直以秬
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
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
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
在鬯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鬯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
以此故具言圭鬯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
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鬯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
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
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鬯故說鬯之狀以璋狀言
之知三璋如玉鬯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鬯以祀
宗廟更不說鬯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
瑞注引漢禮鬯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鬯
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鬯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
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
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
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
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雍州牧故楚辭天問云
伯昌號哀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
亦當爲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